

佉留文字與四十二字門

徐真友 撰

正觀雜誌第九期 /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文自頁 7 至頁 21

本人曾經在《正觀雜誌》⁽¹⁾發表過有關佛教語言的文章，在佛陀時代，佛陀鼓勵聖弟子們使用人們熟悉的各種語言傳播佛法。

在佛陀時代於印度恆河兩岸諸國所使用的語言，其差異的程度，仍然在Indo-aryan（印度—阿利安）語系的範圍之內，不至於相差太遠。因此，聖弟子們在弘揚佛法的過程中，在語言的表達上不至於遇到太大的問題。

佛滅度後，其思想、教化綿延不絕，傳播至更遠的地方，有了更多的佛教中心，許多證據顯示於孔雀王朝時代，佛法的傳播還是使用以Indo-aryan語系的地方性語言為主，許多地方使用自己的語言講說、傳播佛教思想，甚至於以鏤刻圖像的方式表現，例如在Bharhut（巴赫特）發現的佛教圖像與文字遺跡等⁽²⁾，即可證明。

在西印度地區佛法盛行的某處，有一種通用的語言，在阿育王大力弘揚佛教時期，將這種語言傳到了獅子國（錫蘭），以這種語言傳播佛法而成了當地的佛典專屬語言，就是當今我們所謂的一巴利語⁽³⁾。幾個世紀之後，隨著佛教繼續遠離印度向南洋各地傳播，這種語言漸漸地融入各國各地，如緬甸、泰國、柬埔寨等地，皆不難發現當地用語滲雜著巴利語的語彙。

(1)《正觀雜誌》第一期 pp.68-83

(2)《正觀雜誌》第一期 p.72，（Bharhut 誤打為 Bhahut）

(3)《正觀雜誌》第一期 p.82

在印度最西北，一個稱為Gāndhāra（犍陀羅）的地方，佛教信眾以自己的語言傳達佛法，這個地方的語言也隨著佛法的弘揚十方而被傳播到印度以外的遠處。特別在後漢時代，由於Kuṣāṇa（貴霜王朝）的Kaniṣka（迦膩色迦王）的大力弘揚佛法，使得這種語言向四方傳播更為迅速，而演變成一種在西域、吐魯番盆地等中亞地區的通用語言。於洛陽及長安兩地找到的一些後漢時期的碑文，可以知道從安息、大宛、月氏等西方地區來往中國的僧眾或在家佛教徒也使用它。

現在，這個重要的語言，學者們通稱為犍陀羅語⁽⁴⁾，它對於古代的于闐、龜茲等中亞地區的佛典語言發生極大的影響，甚至於影響到最初傳到中國(後漢時期)的佛典語言，那麼，這種在古代一直沒有被正式命名的語言是否曾在中國的歷史文獻或中文佛典中出現過呢？直到目前為止，就筆者所知，雖然它不曾被正式命名，但卻被發現出現於中文的佛典中，本文即將介紹最早出現於中文佛典中，相關的一些發現。

我們曾提到，這種所謂的犍陀羅語，發源於印度西北，這個地方使用一種特有的文字紀錄這種語言，這種文字不曾被使用於紀錄印度其他的語言。

大約公元前559年，西北印地區被Achaemenia帝國佔領了大約一個世紀之久，那時候西北印地區因為Achaemenia帝

(4) H.W.Bailey, 'Gāndhār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BSOAS), 11/4, 1946, pp.164-97.

國的佔領而演變出屬於自己的文字，但是 Achaemenia 帝國的文字還是由 Aramaic (阿拉米語)⁽⁵⁾文字演變而來，以上三種文字的書寫方式皆是由右至左，現在學者稱這種文字為 Kharoṣṭhi⁽⁶⁾，我們暫時譯為佉留文。

阿育王碑文是最早被發現使用 Gāndhāra 以及 Kharoṣṭhi 文字，其後於中國的新疆、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中亞地區 Kharoṣṭhi 文字亦陸陸續續被發現。在中國新疆考古發掘中也發現不少佉留字母殘卷，《法句經》是其中之一，今人名之為 Gāndhāri Dharmapada，在古代于闐王國和鄯善王國遺址中曾經發現了大量的佉留文字資料，在中國洛陽與長安也發現以佉留文字鏤刻的碑文⁽⁷⁾。

大約公元三百年左右，亦即貴霜王朝滅亡之後，這種語言漸漸不被使用。參考諸多中國古代歷史文獻，這種佉留文字似乎不曾被提到過，但在漢譯佛典中卻能發現它的蹤跡，例如《法苑珠林》等（饒宗頤著，《梵學集》pp.379-402，《中國典籍有關梵書與佉留書起源的記載》）。

(5)《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p.63

(6)《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p.324。《佛光大辭典》譯為—佉盧虱吒（vol.3 p.2761~2762）。《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譯為—佉留文（vol.5 p.2416）。《中國大百科全書》譯為—佉盧字母（vol. 語言文字 p.324）

(7) J.Brough, 'A 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 from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BSOAS)*, 24/3, 1961, pp. 517-530 (本文收錄於 J.Brough, *Collected Papers*, 1996, pp.203-216); 《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卷，pp.119-131, Lin Meicun (林梅村), 'A 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 From Chang'an'.

目前，就筆者所知，《Lalitavistara》是最早以佉留文字書寫的印度佛典（以下縮寫為 Lalv ），傳到中國後，至少被翻譯了三次，它們是：

西晉，竺法護翻譯的《普曜經》⁽⁸⁾。

隋朝，闍那崛多翻譯的《佛本行集經》⁽⁹⁾。

唐朝，地婆訶羅翻譯的《方廣大莊嚴經》⁽¹⁰⁾。

也許由於三次翻譯成中文的版本不同，而使得漢譯的三種版本在翻譯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但值得一提的是，它們全都敘述了一段與佉留文字有關的內容。我想先說明的是，就最早從 Lalv 翻譯成中文的《普曜經》而言，它與現今梵文抄本的差異程度，要比後來翻譯的兩部經要大得多，茲摘錄如下：

《普曜經》

爾時菩薩與諸釋童具住，菩薩手執金筆栴檀書隸，眾寶明珠成其書狀，侍者送之。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無他異書。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書，正有二種？師問：其六十四書皆何所名？太子答曰：

(8) 大正藏，第三冊，p.498

(9) 大正藏，第三冊，p.703

(10) 大正藏，第三冊，p.559

